

下面這一段，這是講技術問題。前面這兩段都是講的觀念，我們要有正確的觀念。底下這是講技術，我們再講一段。

對，這是技術上的，這屬於技術。

這一段是補助，就是我們講演的時候，講經的時候，唯恐遇到複雜的地方，或者聽眾難懂的地方，生澀的地方，用這種方法來補助，這是講經。方式，要看場所，譬如像我們現在居士林這個講堂裡面沒有黑板，那你這個圖表的時候就沒有法子。李炳老當年在台中講堂，兩面都放黑板，就像學校裡面教課的時候差不多，雖然講的時候是坐著的，但是必要的時候也下來寫黑板的。重要的東西預先做好，預先把黑板寫好，在講的時候，拿著教鞭，他是用一根細長的竹竿，指著這黑板來講，大家一看，很容易明白。當然盡量避免臨時去書寫，臨時書寫那是不得已的。像我們現在這種講堂，這個儀式旁邊沒有，沒有，這個圖表的製作，現在可以印成單張，分送給聽眾做參考，那告訴他在哪一頁看圖表，或者夾一部分印的表，丙表，這樣子就更方便了。所以這個是在複雜的地方。

圖表方式，實在講並沒有一定。像科判，這就是表，就是圖表的方式。李炳老講經的時候，他用的圖表非常多，現在在他的全集裡頭有一冊，好像不止一冊，從前出了好像有二、三本的樣子，就是他講經的時候所編的這些圖表。在我們佛門裡面，諸位也許看過《教乘法數》，《教乘法數》完全是用表解編出來的，所以比查《佛學字典》更醒目。《佛學字典》是密密麻麻寫在那裡，那《教乘法數》一條一條表格畫出來的時候很清楚。可見得用圖表來解釋這些複雜的問題，古人就已經做這個工作。

圖沒有一定的，像我有一個心得報告印給你們，那是屬於圖，也是便於講解跟介紹，有這個做依賴，使你講的東西有條不紊，能夠叫聽眾聽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這是補助我們講演技術，非常重要。應用的時候，要懂得靈活去運用。像這個沒有多大的困難。

有沒有問題？這個兩段比較好懂，沒有什麼很深的意思。這個丙一這段就是「開講前引」，這一段很重要，要懂得上台第一句話怎麼講法。雖然很簡單，可是不能夠輕視它，因為這個一開端對於聽眾心理有很大的影響，關係講座的人成敗。現在在各個地方登台講演，大概以講因緣為最多，講玄義現在很少講，這玄義如果不是對於老參的，會把他講得糊裡糊塗的。所以玄義一般是對於老修行人講的，老修行人不願意聽經，因為那個經他念多了，註解他看多了，他不大耐煩來聽經，來聽經都是來捧場的，他聽什麼？聽玄義，因為玄義是什麼？是你講經的人，你自己的心得報告，他要聽這部分。可是初學的人不聽這個，初學的人這個聽不懂，他要聽經文。所以現在一般是初學的多，老參的少，因此講因緣的機會比較多，講玄義的機會比較少。所以在常講經的道場，可以講玄義。這個不常講經，偶爾請你去講演的話，那你講玄義就糟了，這個是決定不能幹這個事，吃力不討好。這個講個因緣，就是開端，為什麼要講這部經，然後接著講經題，就講經文，這就很好了。

這個兩段需不需要詳細講？大家要都明瞭了，我想就不必了，我們就進行下面的好。這下面就愈來愈重要了。好，這一段裡頭有沒有問題？要有問題，大家提出來。這些原則一定要記住，上台的時候一定要鎮靜，升座之後，目光一定要照顧大眾，先做短時間的觀察，看看聽眾的狀況，大致上能夠有個概略的了解，他們的程度，學佛的久暫，修持的功夫，預先要曉得，你才能夠契機。像這種情形，如果別人請我們去講經，在沒有去之先，就先打聽一下。像

我最初到新加坡來，我是在香港講經，這一邊有三位同修，新加坡的這些道友們在香港聽我講經，聽完之後他們很歡喜，就來找我，找我談談，希望我到新加坡來。我就問他，新加坡這邊佛教的狀況，有哪些人曾經在這裡講過經，講過些什麼經，他們修的些什麼法門，什麼樣的程度，什麼樣的根性，先打聽一番，這先有個底子。然後我就跟他們來了，來了是住了十天，這十天我要拜會這邊的老法師。這個跟馬戲團沒什麼兩樣，先拜碼頭，是不是？對不對？行客要拜坐客，是不是？我們先要去禮座，這是請他們關照愛護，這是禮貌上一定要做的。另外是廣泛接觸這些信徒，了解信徒的狀況。所以第一次來是了解狀況，做了幾次講演，在三個地方。在雙林寺講過兩天，青年弘法團講過幾次，居士林講過一次，所以了解這邊狀況。第二次來的時候，正式來給他開講。所以這是觀機很重要，我們沒有這個定功，也沒有他心通，這個就是事先要知道打聽，了解狀況，然後考慮到我們到這邊來，講些什麼，怎麼個講法。這是以前跟諸位講經七樁事情，這很重要的，我們要考慮這七樁事情。

至於準備，他這裡也說了個原則，這個原則，先前我也跟諸位說過了，但是不是初學。我們初學在學講，學講是依照講稿，像小學生上台學講演一樣，這是在學習過程當中。這個是真正的應用，我們一生都不能違背，不但現在在初學，講個幾十年，老講的，也不能夠違背這個原則。就是準備，你說李老師講經，講到九十多歲，每一次講經還是要很認真的準備。這個準備，最重要的就是科判，就是你一部經，段落得搞清楚，這個大段、中段、小段，把這章法體系、思想脈絡搞清楚。然後要準備，就是字，這裡頭有些生字，字怎麼個講法，我們不能夠隨自己的意思講，一定要查字典，一定要有根據。縱然是自己很熟悉的，那要有時間，最好還是查一查

，查查看這個字到底有多少意思、多少種讀音，在我們這一次講座當中，應該選哪一個音，應該採哪一個意思。所以還是要準備。

至於詞，就是名相，名相講久了，那熟的就很多，偶爾有一生疏的也要查一查。至於經典裡面重要的意思，如果自己能看得出來，不寫也沒關係，用紅筆把它畫出來，這就特別注意，講到這裡，我們要特別注意這一段。這個都是預先要做的工作。如果裡面要穿插，要引經據典，引用經典，或者是引用公案、因緣，也不妨在筆記本上寫上，臨時用不用無所謂，臨時可以用，覺得大家都能夠聽懂、都能理解，那就不必了。穿插公案、因緣、故事，無非是幫助大家理解，他已經明白了，那就不必累贅。所以是預備這些東西。因此你雖然有充分的準備，你在講台上還是非常自在，深講、淺講、長講、短講，都能得自在。當然這個不是像我們寫講稿，寫講稿就受限制了，所以這是已經懂得講經的方法，有了講經的經驗。所以寫講稿這個事情，能夠寫個二、三部，非常好，二、三部以後就不必要了。因為前面剛剛開始，能夠很如法，很合規矩，這寫講稿是最有利益。也不必選長經，短經，短經寫個二、三樣就好。通常我們寫講稿的時候，講短經，大概是最短三次，三次講圓滿。最長的也不會超過一個星期，大概一般最理想的是五天，五天這個時間講演，在西方國家是最受歡迎的，因為他們的長假大概一般都是五天，所以他能夠從頭把它聽完。你講七天，七天在美國的長假幾乎就沒有了，所以他一定會有兩次缺席，他不能夠天天來參加的。所以是五天是最適合的，三天是最受歡迎的。這也是講觀機，現代這時節因緣如此。好，如果這裡沒有問題，我們就進行底下這一段。

清不清楚？這個很重要，現在每天表演的就是這一套。明藏師講得很清楚，你有沒有補充的？沒有。

這一段裡頭要注意的，就是一般人請你講經，預先都約定期限

的，這個要注意。你必須在這期限裡頭把這部經講完。我在香港，暢懷法師請我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在中華佛教圖書館，期限二十天，二十次。到這個地方來，他們給我的時間是三十天，一個月。所以二十天也要把它講完，這裡一個月也要講完。我們在台灣，台灣是我們自己道場，不受時間限制，所以我講了一百零七次，那個就不一樣。所以長短，要看人家給我們多少時間。我們自己道場是長期講經道場，這不受限制。上一次《金剛經》，我預定的是四個月，四個月剛剛好講完。所以一次兩個小時，總共是二百四十八個小時。像這樣的講經的機緣不多，只有在這種場合，台灣跟新加坡可以，其他地方都不可能，沒有這麼長的時間來給你講。所以這個時間要曉得，要定這個時間。所以我們這一次預想的標準就是十四次，一次一個半鐘點，就是二十一個小時，我們預想的是這麼一個時間。要在這個時間當中把這經講完，那你就成功了，所以大家在練講的時候要有這個概念。從短放長，容易，不難，這是有個伸縮性。

下面這是要注意這個地方，就是科判的大段跟小段。自己用，前面講了，分得愈細愈好，你自己清楚明白，可是在講台上對大家交代，那就是大段落。而大段落的交代，不在一開頭，多半是在結束。開頭，那是愈簡單愈好；在結束的時候，看時間，時間要還有多多的，就詳細說這一段的意思精華、精彩的地方。如果時間差不多快要到的時候，那就略說，所以擺在後面。這個講演的程序，這是一再跟諸位同修說明，先念經文。經文是念一段，這一段也不要念得太長。如果這一段文太長了，你就念當中的中段；中段還太長，那我們就念小段。你在科判一看就曉得，科判分得很細膩，雖然是小段，小段下面還有好多科，還有好多層次。所以我只念這個經文長短適中，取一個適中的段落來念。念了以後，就看這段經文裡頭有沒有難懂的字，或者是人家看到容易誤會的字，前面都舉例了，

那個提出來說明，叫破字。破字之後，解釋名相，名相解釋之後，就可以一句一句的講，這是講句。講到這一段，你剛好念好了這一段，講到這一段之後有個合講，合講裡面就是把這一段經義，在這個地方說。如果說我們這一開端，念文念完之後就把這一段的意思講出來，後頭講就沒味道了，這個一定要放在後頭。就好比什麼？你看人家表演，舞台表演，舞台表演最後一齣叫壓軸戲，把最好的放在後面，這是精華的部分，應當是這一段講完之後我們再來說。你這個壓軸戲，最好的前面表演完了，後頭都變沒有那點精彩，你說人看了有沒有興趣？壓軸戲在後面，最好的在後面，他在那裡看的時候還等後面，後面還有更好的，那個心情不相同。所以這個我們一定要懂得。所以前面介紹的時候，簡簡單單幾句話帶過，告訴他好戲在後頭就行了，這個意思點到就行了。所以不可以在前面就把它表演完了，到後頭不好講，沒有精彩的地方。

合講之後，如果看到聽眾好像還是很難有理解的地方，不妨在這個時候做比喻，或者公案、因緣在這個時候穿插。這個講完之後，再講底下一段，一定要節段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大段雖然是交代出來，可是底下那些中段、小段，每一細段，我們在講解當中，能把它講得清楚，不必提出來，不必提出來這是一段、這是一段，不必，那個太囉嗦。可是你講的時候，這詞句，人家會聽的，還是清清楚楚，你的段落還是很清楚、很明白，這就是好講。

末後，這個重要的就是知道連結，全經是一氣呵成，雖然是分很多天講，前一天跟今天一定連起來的。今天跟明天也一定都要連起來，這個不能把它氣斷掉。所以這個裡面就講的過門，連接詞，上面一段跟底下一段，這個連接也是愈簡單愈好，把它連接起來，這個很重要。

好，今天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。那明天就這樣，明天每一位同

學都要準備。這個不行，這個大家都洩氣了。今天下午我們批評指教也抽籤，否則的話大家都太客氣了。

這一段就是平常常常說的，一上台先念段，開卷的時候先按科目段落，叫念段，朗誦經文就是念段。這個段落長的，你就分成小段念；如果短的，你就念一段。念完之後，這再破字、釋名、解句，按照這個順序。一句一句講完之後，這一段是什麼意思，所以有個合講，它這個地方，「復次應進一步，發揮義理」，這個就是合講。合講裡面講什麼？就是舉出宗趣，也就是常說的「揭義舉旨」，就是把這一段的義理、一段的宗旨用最短的言語，最簡單的言語，把它說出來，讓大家知道這一段它的意旨之所在，不至於模糊了。

比喻裡面，這個也比喻得很好，像蓋樓房一樣，地基就是你念段，念段是個地基。建第一層，裡面就是包括了破字、釋名、解句。第二層，那就是合講，這樓房第二層就是合講，所以「加層喻揭義舉旨」，揭義舉旨在合講裡面。如果還有需要發揮的，那就在後面，在合講後面再發揮議論，或者穿插故事、公案、因緣，都在後面，你這個次序就不至於顛倒，曉得你這一地方是講的經，這個地方是議論，不至於混雜在一起，所以它清清楚楚，段落分明。還有一種例外，就是不按次序，那是對於老學的，老學的人家是字、詞、句、經文都通達，還有什麼好講的？完全是議論，那就是一段文念下來之後，就發揮議論，其他都沒有，這個是對老參、老學的，不是對初機。初機這樣子不可以，所以這是兩種方式，我們應當要曉得。

好，再下面一位同修來講丙五。

這個兩段是我們講經技巧裡頭最重要的文，後面講那個守時間，那個知道、抓到就行了。所以這兩段很重要，想再找個人再講一

遍。

這一段，我想大致上沒有問題了，要緊的必須要記住「發議喻證」，就是你發表議論，你舉比喻，舉公案、因緣來作證，說這麼一樁事情。前面第四段裡頭，給你講的念段、破字、釋名、解句、合講，你能夠講經，把這個講到這個地方，你就是會講經的，就是「盡其能事」，行家來聽的時候，你是學過的，你是個內行人，你會講。而發議論，古來的這些老師、這些祖師大德們教學生，五年不准發議論，你有議論也不准你發，為什麼？訓練你的耐心，訓練你的定力。議論是什麼？議論是你自己的悟處，是你自己的體會。初學的人往往體會有的時候不夠深度，有的時候有偏差，怕你發表這些議論，有的時候如果寫成書，過個幾年之後你看到後悔，會有這種事情。所以你看看愈是那些大德，這祖師大德們，他們東西到什麼時候才發表？大概從七十歲以後，人家有這麼大的耐心。

你看我經過的幾個老師，方東美先生晚年大概到差不多八十歲的時候，七、八十歲了，他的東西，寫的書才出版。有沒有寫？他是已經有寫了，但是不敢出版。常常拿來看，常常修改。李炳老作的詩詞，晚年的時候，大概到九十歲的時候才出版，他那個詩詞修改了五十年。你看一遍一遍修改，那個底稿放在一邊，改了五十年，終於拿出來，那當然是功力爐火純青，一個字毛病都挑不出來。所以他跟我們講，初發心出來講經的人，大概懂得規矩的人不會有錯誤。錯在哪裡？議論，議論就是胡說八道，所有一切過失都在議論。如果你不發表議論，說老實話，你的毛病很少。這只是議論這一條。你說比喻，比喻可以說，公案、因緣都可以說，那是什麼？那都不是自己的意見。就怕發表議論，毛病就在此地。所以老師壓，壓我們就壓這一點，決定不准講，有，有見地也不可以講，你太年輕，你還火候不到。這是訓練定力，從定才開智慧，所以這一點



要特別注意到的。所以這難的就難在議論上，我們舉比喻、舉公案、舉因緣都行，但是這裡面一定要注意到，同樣的不能舉兩條。像公案、因緣可以舉兩條的，一正一反，這不雷同，這樣子可以。你譬如我們講果報，我們講一個善有善報，講一個惡有惡報，這是兩個不同的，這樣行。以單獨就能夠把意思表達出來，令聽眾能夠聽得明白，理解了，這就可以，這就講得很好了。所以議論這一條，我們要特別留意。現在的教學跟從前不一樣，從前師生關係非常之密切，這是師徒如父子，學生對老師是絕對服從的，百分之百的服從。現在是民主自由開放，只有勸你，聽不聽，沒有任何人敢約束你的。所以這是提供諸位做一個參考。

好，你講第六，「相機守時」。大家有沒有聽清楚？還有沒有問題？

這個講經，開講那一天，第一天叫開場白，很重要，開場白要講不好，人家第二天就不來了。這是最後一天，一部經講圓滿了，怎麼樣收場，收場的話。收場的話也非常重要，不但是全經的結論，而且留給聽眾一個好感，以後的時候再遇到你講經，他自然就來了，你的法緣就非常殊勝。如果這收場收不好，這個法緣恐怕就受很大障礙。以後聽說某人講經，他沒什麼，搖搖頭，這個影響就很大。所以一個開場、一個收場，都是關鍵，開場是關鍵第一次講經，收場是關鍵你爾後，所以很重要。這個裡面講得都很清楚、很明白，舉的例子是一個原則，記住這個原則，到臨時怎麼用法，那是活的，這也都交代清楚了。好，你就接著講下一段。

這一段他講得很清楚，說明這個威儀就是形象的重要。不但是在講席上，法師是大眾的榜樣、模範，即使在平常，處事待人接物的時候，都要常常想到。出家，天人師，師是什麼？師就是模範，就是個好樣子。所以我們一切時一切處，在一切場合當中，無論是

順境、逆境，都要有一個心，我是一切眾生的好榜樣，我們的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能不能為一切眾生做一個好樣子。像修學，我們在上課，是一切同學的好樣子；我們在工作，是一切夥伴的好樣子，能存這個心，有這個意念，這就是佛弟子。諸佛菩薩對我們的要求，對我們的期望如此。所以這是一定要曉得的，這是在講台上最重要的一個時刻，一定要注重威儀。

好，底下還可以再講一個。

這一段也講得很清楚。這個裡面重要的，把這個講演、講課（老師在課堂裡面講課、上課）、講經，這三個都是講，可是因為性質不同，於是這個儀態方式也就不一樣。這裡面最能夠表達的，當然是採取站著的。現在在外國講經，這種場面會常常遇到，他要不是一個佛教的團體，一般請你去講經，你們從電視上可以看到，你看外國講演的時候，它那個講台就這麼一點點大，下面就是一根柱，站在那個地方，你們常常可以看到的。在一般公共的場所，像大會堂、禮堂，會議的場所，都是這樣的講台。以後像這樣的場面，諸位都會常常遇到，也是站著講。但是我們雖然站在那個地方，也跟坐著一樣，最好兩個腿少動作，上身動作可以，兩隻腿要少動作。這就是現代的生活方式跟從前不一樣，在從前這種場面比較少，現在場面很普遍。

講經，這是講道理，跟講演目的是期望別人贊成我的主張、贊同我的主張，它目的在此地。講課，這是傳授學術，當然跟講經不一樣。講經是教人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其目的是教大家斷煩惱、開智慧，了生死、出三界，這是多麼莊嚴肅穆的一樁大事情。所以他的儀態就要相當的穩重，坐的這個姿勢是最穩重的，所以採取坐式。不但坐，還要盤腿坐。盤腿坐，在坐的當中是更穩重了，這個下面底盤大，上面像一尊寶塔一樣，顯得更為穩重，所以這時才能

夠盡其儀規。講的時候，著重在心平氣和，態度肅穆，這八個字非常重要，我們在台上一定能夠遵守這八個字。所以這一樁事情，一定是在心很定，定才能夠生智慧，智慧才能夠在講經時候能有悟處。這是老講經的、常講經的，這個經驗就很多。臨時準備的這些教材，固然是要很用心謹慎，這是我們敬事。講經弘法是我們的事業，這叫敬業，我們對於這個事業要恭敬，那就一定要很認真、很努力的去預備，不敢懈怠，不敢馬虎，要認真去做準備工作。雖然有很完備的預備，可是上台之後，往往有新的意思，這就是悟處。這種新意思，一定是從誠敬當中才會有的。如果你沒有恭敬心，沒有真誠心，那你的悟處就很少，甚至於不可能，那你就是照你預備的講稿去講經。所以一定有悟處。

一些老和尚，我們特別在諦閑老法師，你看他的《圓覺經親聞記》，是江味農居士給他寫的。那是當時有幾位大德居士聽老和尚講經，把這筆記，每個人都寫一點筆記，交給江居士做總整理。整理出來給諦老法師看，諦老看到，他說這個好，這是我講的嗎？諦閑老法師講《圓覺經》，他寫的有講義，那是他的準備，你看現在都可以看得到，這個《圓覺經講義》是老和尚自己寫的。《親聞記》，那裡面講義上沒有寫到的，這是他在臨時講的時候所發揮的，那是他的悟處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講得這麼好，這就是真誠恭敬，這有悟處。如果沒有誠敬之心，這個感應、悟處就少。所以一定要知道誠，真誠到極處才有感應。

我們今天說實在的話，煩惱習氣都很重，世間學術跟佛法的修學，遠遠比不上古人，不要說很久，就是近代的，民國初年的這些大德，我們跟他相比都差很遠很遠。今天我們在講台上要把經講好，除了求感應之外，沒有第二個方法。這是當年我跟李炳老，他老人家傳授我四個字，「至誠感通」。這是在講台上，一定要通達世

出世間法。通達世出世間法談何容易，只有一個方法，求感應。用什麼方法求？真誠。真誠到極處，這叫至誠，唯有至誠能感通。這我也寫在這個後面，給李老師紀念的這一篇文章裡頭，諸位都可以看到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